初六日天色很晴朗。寻觅到一位向导，各自拿着炸竹杖上山，经过慈光寺。从左面往上攀登，石峰环绕相夹，其中的石级被积雪覆盖得平平坦坦，一眼望去就像白玉一般。稀疏的树木披满茸茸的雪花，在其中仰视黄山群峰盘根错节，唯独天都峰巍然挺立于群峰之上。往上走数里路，石级越来越险峻，积雪越来越深，那些背阴的地方雪已冻结成冰，坚硬而溜滑，不容脚踩稳。我独自一人前进，拿着竹杖凿冰，挖出一个孔放置前脚，再凿一个孔，以移动后脚。跟从我的人都沿用这一方法得以通过。往上走到平冈，看见莲花峰、云门峰等各座山峰争奇竞秀，就像是替天都峰作护卫。从这里进去，无论是极陡峭的山，或是高峻的石崖上，全都是怪异的松树悬空盘结，高的不超过二丈，矮的仅有几寸，平顶上的松树松针很短，盘根错节而枝干弯曲如虫L，越是短粗的越是老松，越是矮小的越是怪异，不意这奇山中又有此种奇异的品种呵！在奇松怪石交相辉映之间，一群和尚仿佛是从天而降，向我们慢慢走来，都合起掌说：“被雪阻隔在山中已三个月，现在因为寻觅粮食勉强走到这里。诸公为什么得以上山来？”’又说：“我们前海各庵的僧人，都已下山；后海的山路尚未通行，只有莲花洞的路可以走了。”后来，就从天都峰侧面攀援而上，穿过山峰缝隙下山，向东转就是去莲花洞的路了。我急切地想游览光明顶、石笋矼的胜景，于是顺着莲花峰向北走，上上下下好几次，到达天门。天门两边有刀削般陡直的石壁相夹，中间宽仅能摩肩而行，高则数十丈，仰面向上度量，阴森得令人毛骨惊然。天门里积雪更深，凿出冰洞而向上攀登，走过这里就到平顶，就是人们所说的前海了。从这里再登上一峰，到达平天矼。平天矼上独耸而突兀的地方，是光明顶。从平天矼向下走，就是所谓的后海了。大约平天矼的南面是前海，北面是后海，就是最高的地方，四面都是险峻的凹地，唯独这里有如平地。前海的前面，天都、莲花两座山峰最高峻，它南面属于徽州府的歙县，它的北面属于宁国府的太平县。

我到平天矼时，很想朝光明顶攀登而上。山路已走了三十里，肚子感到很饥饿，于是走进平天矼后面的一座庵里。庵里的和尚都坐在石头上面朝南方。主持和尚名叫智空，看见客人饥饿的神色，先用稀饭款待。并且说：“刚出来的太阳太明亮，恐怕以后不是长久的晴天气候。”于是指着一位和尚对我说：“徐公如果有余力，可以先登览光明顶而后再吃中饭，那今天还可以抵达石笋矼，晚上在这位禅师处歇宿。”我照他所说的登上光明顶，只见天都、莲花两峰在前方并肩而立，翠微、三海门在后面环绕，向下鸟瞰，极陡峭的山崖和峻峭的山岭，罗列于大山坞中，那就是丞相原了。光明顶前的一巨石，低伏一段后又重新峙立，其势就如中断一样，孤独地悬空于山坞中，石上有怪异的松树盘根错节地覆盖着。我侧身攀登到巨石上坐着，浔阳的叔翁则坐在光明大顶上与我相对，各自夸耀景致的极为优美。

走下光明顶进入庵里，黄粱米饭已做熟了。饭后，向北走，经过一座山岭，在草木茂盛的林莽中徘徊，走进一座庵中，庵名叫狮子林，就是智空所指点的歇宿之处。狮子林的主持和尚霞光，已在庵前等待我了。他指着庵北面的两座山峰说：“徐公可以先行了结这处胜景的游览。”我听从他的话。俯身窥视两山峰的北面，只见峰峦众多、山岭并列，一起耸立着争相显示奇异。顺着两峰往西走，山崖忽然中断，架设木桥将两边连通，上面有一棵松树，可以攀引着越过木桥，即是所谓的接引崖了。过了接引崖。穿过石岩缝隙向上攀登。乱石间连缀的地方很危险，以木料作石梁相架，也可以在其中行走，然而不如坐在岩石上往下窥探，景致更壮丽。走下接引崖，顺小路往东行一里多路，就是石笋砚。石笋矼山脊倾斜连绵，两夹崖壁悬于山坞中，乱峰森罗万象，它西边的一面就是在接引崖上所窥视的地方。石笋矼侧面一山峰突起，上面很多奇石怪松。登上山峰顶，俯瞰山谷中，正好与接引崖对视，峰回山转，顿改前观。

走下山峰，只见夕阳拥围着松树，以为明天的晴朗是可以预卜了，不由得跳跃欢呼着赶回狮子林庵。霞光主持准备好茶水，引导我登上前楼。向西眺望，夭边有一缕碧绿色的痕迹。我怀疑是山峰的阴影。霞光和尚说：“山影夜晚看起来很近，这应当是云气。”我一下子沉默无语，知道这是要下雨的预兆了。